

## 原计划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纸被印了高考卷子



回眸历史

## 风靡一时的上海货

70年代,上海货,以品质、款式享誉全国,上海货,就是品牌。

那时候物资匮乏,而上海,作为我国轻工业最发达的地方,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,还有其他所有的日常用品,不仅经久耐用,而且外观也很精美。上海货是一块“金字招牌”,钻石牌、宝石花牌手表,永久牌、凤凰牌自行车,上海牌、蜜蜂牌、标准牌、蝴蝶牌缝纫机,红灯牌收音机……无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骄傲。那个时候,国货就是指上海货,上海货走遍大江南北。

外地人只要到上海出差,总会买回一些家里用得上的东西,或者自己去不了,有朋友同事到上海出差,就会托人家帮忙,买回一两件自己需要的用品。

当年“带东西”的风气很盛,什么东西都是上海货好,你要这,他要那。出差一趟上海好似跑一回“单帮”。乘船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空着双手的,不是手拎的,肩背的,便是肩挑的。回到家里还顾不上休息,你一包、他一包的要赶快去送。

一位当时曾在供销社工作、1937年出生的肖汉木老人说:

上海并不产烟叶,但有香烟之极品“中华”、“熊猫”;上海并不牧羊,可全国的毛衣毛料又以上海为最。老人告诉记者,那时的“上海牌”、“上海货”,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财富的象征,而名牌荟萃也曾是上海的辉煌和骄傲。还有上海的服装、麦乳精、奶糖,的确良、丝袜、白球鞋,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。那时能戴块手表,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。肖汉木当时就拥有一块“上海”牌手表,很长一段时间,

戴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,经常故意将高袖管来炫耀。

肖汉木老人介绍,上世纪80年代初,他有一个用旧了的印有“上海”字样的黑色手提包,给了在农村的表弟。表弟当时的神情是两眼放光,种庄稼的表弟有事无事便提着手提包四处招摇:“看到吗?上海的!表兄给我的。”就算把提包用破了,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表弟总爱用那个包装些种子等小玩意儿。

更多的市民有排队购买上海货的经历。71岁的程细香老人介绍,那时市区的“东方红五金交电”商店是她的最爱。老人兴奋得直摇头:“家里有了一张供应票,我就要去‘东方红’排队买东西。买过收音机、自行车,都是上海货。”

1974年,张艳英和丈夫选择到上海旅行结婚。夫妻俩的结婚用品都是专门跑到上海去采购的。“那个年代男女恋人结婚前,有条件的都要去上海采购,或干脆叫旅行结婚,弄得民政局结婚登记处就像设在上海一样。”住了一个多星期,用光了所有的钱,张艳英夫妇带回了大包小包的上海货。(邹春生:《上海货,曾经的“金字招牌”,2009年3月17日《东楚晚报》)

上海产的冰糖是孩子们最钟情的食品,上海的的确良、灯心绒,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。到了80年代中期,纺织品又有了许多款式:夹丝膨体纱、涤纶草绿府绸、薄形弹力袜、仿烤花大衣呢、真丝软缎被面……

计划经济凭的是计划供应,什么商品你没有一张领导签了字的或单位盖了章的条子,你是买不到上海货的。上海的香皂、毛巾、麦乳精,这些现在不起眼的东西,在那时绝对算宝贝。

## 恢复高考:报名费5毛

1977年8月,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。就是在这次会上,他同意恢复高考制度。

9月19日,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,提出“招生主要抓两条:第一是本人表现好,第二是择优录取”。

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》。文件规定:凡是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、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,符合条件均可报考。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。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,统一考试。

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,人们奔走相告。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。

考生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。当时政治局讨论说,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,收5毛就行了,这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。

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,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命题,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,文理两类都考政治、语文、数学,文科加考史地,理科加考理化。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。

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,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,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,偌大的中国,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。

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,邓小平当机立断,决定将印刷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,调配相关纸张,先行印刷考生试卷,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。

1977年冬天,在邓小平亲

自过问和布置下,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。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,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,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,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,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。迄今为止,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。

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,长者已经年过而立,已婚或者已育,幼者才初开混沌。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,在当时,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,年长者对年幼者说“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”。

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何永康回忆:

我曾经教过一位33岁的78级学生,同学们都称他为“班级之父”。他告诉我,当他走向考场的时候,身后有4个儿女在向他招手,稚声稚气地祝爸爸考上大学……这一“历史镜头”应当永远印刻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天空,让后来的青年学子更加懂得珍惜“春天的故事”,珍惜宝贵的学习机遇。(《30年见证:南京老教授讲述1978年高考阅卷经历》,2008年12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)

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,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。冬夏两季,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,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。

## “70年代最优美的弧线”

打水漂被誉为“70年代最优美的弧线”。

每次放学后,路过河边,几个总要比一比,谁的水漂打得最远、最漂亮。

一块块扁平的石头在我们手中扬起,沿着水面盘旋,起落。游戏看起来虽然简单,但真

正要玩得好,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它得讲究力度,还得讲究出手时的速度。力道用足了,出去时它如一支满弓扣发的箭,之后便像贴在砧板上的肉,擦着水面凌厉滑翔。最多的时候它能连续击出十几次,最后才踉跄一下,沉入河底,激起几丝微澜。

数教声、叹息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,女孩子还会小心翼翼地掀起蓝布裙子,用裙摆把瓦片一垒垒地兜来。那欢乐全缩在这过程里了,手足之间的友爱,男女同学的相互体谅,满满当当的都写在了脸上。真到了最后那一撒手,结局却无所谓了,瓦片飞得再高也还是要沉落水里的,能沉醉的,只有那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。

70年代,滚铁环几乎是每个男孩子都具备的本领。活计倒很简单,用一根粗铁丝扭成的铁钩钩住铁环,就可以推动铁环来回滚动。

技艺高超的男孩可以让这只“风火轮”一直不倒,如果要经过一些不平路面和水坑的话,那就类似于一种简单而有趣的杂技了。有些男孩为了增加铁环声音的“威力”,还在铁环上加了几个小铁丝的小圈,这样一来,铁环滚动的声音就越发大了,就有点像现在汽车的警报声,旁人一听,立马闪出一条道来。

那时的铁环,最好的是榨油饼的铁箍,宽宽的边,且散发着淡淡的菜油香,可惜极难觅到。还有一种好的叫“锯齿铁环”,这要到城里去找,一般是托父母上街时到城里的工厂里

找的,约有4毫米厚,2厘米宽,直径在40厘米,内圈有整齐的铁齿,一般是钢铸件,非常坚硬,声音也十分清脆,一般的铁环碰上它,就只有倒霉了。

## 穆岚怀孕了,并且要和李建国结婚



两性生活

## 又被勒索

和大多数受害者一样,面对极有威胁性的敲诈,颜丹青选择了妥协。她希望这二十万能平息这场灾难。因为她没有勇气报警,她怕对方真的恼羞成怒将这个光碟散布出去。在对方收到钱的第二天,颜丹青便在门口地上发现了一张光碟,打开一看,正是她和黎海风最后一次在威尼酒店做爱的场面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再也没有收到敲诈人的任何消息,颜丹青暗自庆幸,这场灾难终于过去了。

然而,正当她打算离开南江到北京去的时候。不幸的是,她又收到了那个号码发来的短信。上面赫然写着:一个月前你收到的光碟乃是复制品,我这里还有一盘原件,如果你想买回去,再打十万元到指定账户。

颜丹青直愣愣地看着手机,一时间大脑仿佛短路了,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缓过劲儿来,她气愤地回复道:为什么说话不算数?像你这样没有信誉的人,谁知道你复制了多少张?

对方回答:这绝对是最后一盘,期限还是三天,若不打款,这盘光碟便会曝光于网上。

颜丹青一阵眩晕,差点摔倒在地。她哆嗦着拿起手机,她要找一个人商量,按了李建国的电话号码,可是她转念一想,他们已经离了婚,此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他知道自己和人偷情的场面被人录制成了光碟,一定会更加愤恨,更加郁闷。思前想后,颜丹青还是给黎海风打了一个电话,此事因他俩而起,也应该由他俩共同面对。

很快黎海风就开车赶了过来。一看到黎海风,颜丹青马上哭成了个泪人。黎海风扶住颜丹青坐在沙发上,颜丹青将遭遇敲诈的经过讲了一遍。黎海风听完,说道:马上报警。

事实上,这样的案子很好侦破,没用到三天,公安局就将敲诈颜丹青的罪犯抓住了。

## 事情的真相

那天早上李建国醒来,发现穆岚赤身裸体地躺在自己的怀里,他大吃一惊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。昨晚很多事情他都不记得了,模糊中他好像觉得自己要了颜丹青,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床上还会睡着别的女人。

一切都无法挽回,面对哭泣着的穆岚,他仅仅说了一句话:“我会负责的。”是的,他必须负责,下个星期他就要和穆岚领结婚证了,因为穆岚已经确诊怀孕。这几天,父母高兴得像两个老小孩,他们终于可以抱上孙子了。

颜丹青来找李建国到旧房收拾东西,因为她要离开南江了。到了楼下,李建国给了她钥匙让她先去收拾,他先去医院看望一下父亲。颜丹青就一个人上楼了。

打开熟悉的家门,几个月没来,屋子里已经有了一些陌生的气息。她还来不及及感慨,就看到穆岚从书房里走了出来。

“你怎么来了,你怎么还有这个家里的钥匙?”

见到穆岚,颜丹青心里马上腾地升起一团怒火,她满面怒容地看着穆岚,恨不得上前打她两个耳光。敲诈颜丹青的不是别人,是原野!当然此事与穆岚也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据原野交代,颜丹青有一次

去黎海风那里,被威尼酒店的副总李智发现。他在保安部的监控室里看到颜丹青走进了黎海风的房间,从黎海风离开时两个人温情脉脉的表情中,李智断定他们一定有什么关系。出于对他们的愤恨,他打电话把此事告诉了穆岚,穆岚就派原野来到了酒店。原野一连在酒店住了一个月,才等到颜丹青再次去黎海风那里。他先看完了一场真人秀,然后才给李建国打电话。事后他将录像刻录成了光盘。

看在李建国的份上,颜丹青没有追究穆岚。可是,一看到她那副扬扬自得的样子,心里就很气愤。不是她,就不可能发生那么多的事情。

穆岚被打得有些发蒙,她又问了一句:“你来干吗的?”

颜丹青强忍着心里的怒火,朝着李建国卧室走去:“我是来收拾我的东西的。”

穆岚见她要去李建国的房间,赶紧走过去阻拦:“我哥不愿意别人随便进他的卧室。”

“他已经把钥匙给我了,不好意思,我的东西全在这里面。”说完便打开了卧室门。

颜丹青从柜子上拿了一个大箱子,从衣柜里找出自己的衣服一件件放到箱子里。

“你可看清楚了,别把我哥的东西给带走了。”穆岚一边修着指甲,一边得意地说道。

“你放心我只会拿走我自己的东西!”颜丹青冷冷地说道。

“那就好,对了,你把东西拿走了,以后就不要和我哥来往了。”

颜丹青一听,很是生气:“我和你哥来往关你什么事?”

穆岚得意地笑道:“当然关我的事啊,你不知道吧,我和我哥要结婚了。”

颜丹青心里一惊,故作平静地说道:“是吗?那恭喜你了,你的心愿终于达成了。”

“呵呵,不过我们没有打算大操大办,所以不能请你喝喜酒了。”穆岚似乎很想让颜丹青感受到她的快乐。

颜丹青轻蔑地一笑:“为什么不操大办?你们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。”

“来不及啊。”穆岚故意摸了摸肚子,“你也知道,举办一个婚礼要花很长时间,会很辛苦,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累着吗?”

虽然从穆岚的肚子上没有看出任何的变化,但颜丹青还是听懂了她的话,她大吃一惊:“你是说你怀孕了?”

颜丹青的表情让穆岚心里非常畅快:“是啊,没有想到吧?你也真够可怜的,和我哥生活了十年也没生个一男半女,看看我,才多久?就怀上了。哈哈。”

颜丹青将手里的东西重重地往写字台上放,大声说道:“你可真够无耻的!”

穆岚吓了一跳:“你说什么?”

颜丹青看着穆岚继续厉声说道:“穆岚,你陷害我没有关系,看在建国的份上我不和你计较,可是没有想到,你这样的无耻,连你最爱的人也要欺骗。”

穆岚脸色一变:“怎么陷害你了,我怎么骗我哥了?你给我说清楚。”

“到现在你还不承认,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吗?”

“这是什么话,不是他的是谁的?”

“好,我给你找证据。”颜丹青打开袋子在一个册子里找到两张医院检查单,拿出一张递给穆岚:“你看看吧,这是你哥的检验单。我按医生教的方法,收取

了你哥哥的精子,拿到医院做过检查,你哥根本没有生育能力,他的精子成活率为零。”

穆岚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。与此同时,客厅里也发出了声响,循声一望,李建国正呆呆地站在客厅里,地上滚落了一地的苹果。

“建国?”

“哥,你别听她胡说。”穆岚惊慌失措地说道。

李建国没有理穆岚,他看着颜丹青平静地问道:“丹青,你的东西收好没有?”

颜丹青点点头:“收好了。”

“那你先回去吧,你的东西我明天给你送过去。”

颜丹青担心地看着李建国,不肯离开。

李建国一笑:“你放心吧,我不会打她的,她不配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走吧,走吧。”

走出大楼,颜丹青越想越担心。她拿出手机,想给景灵打个电话,眼睛习惯性地往梅树下一望,却看到李建国的父母在梅树下晒太阳,她想了想还是走了过去。

## 为爱埋单

三天后,颜丹青接到景灵电话,她告诉她,李建国的父亲因中风抢救无效死亡。颜丹青给李建国发了一条短信:“对不起!”

李建国回复:“不是你的错。”

五天后,颜丹青坐飞机离开了南江。一个月后,颜丹青收到了李建国给她的三十万汇款,李建国告诉她,穆岚公司已经破产,正在清欠,这是她还给颜丹青的欠款。其中包括原野敲诈她的二十万,穆岚觉得这个钱应该由她来偿还。



刘爱武 著  
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颜丹青,与李建国结婚十年,在平淡的朝夕相处中遭遇婚姻之痒,后来她遇到了新来的上司黎海风;穆岚,单恋李建国十多年,被李建国拒绝后,选择了自暴自弃,把自己的尊严与如玉之身献给了一个男妓……四个女人各有各的精彩,各有各的幸福,各有各的遗憾,也各有各的结局。

[上期回顾]

李建国无法忍受颜丹青的出轨,拿皮带狠狠地抽打了颜丹青,颜丹青被打得昏死过去。颜丹青从医院出来后就和李建国办了离婚手续,并且离开了公司和黎海风,独自一人生活。有一天,颜丹青接到了一幅和黎海风的色情画面。